



蓝眼睛 绿眼睛 眼睛

张静
作品

他们的眼睛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绿色的……

那一瞬发觉了他纯蓝的眼神，蓝得那么彻底。

程北北不自觉地说出来：“你的眼睛真蓝……为什么呢？”



蓝眼睛 绿眼睛 眼睛

张静
作品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眼睛·绿眼睛 / 张静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26-5301-6

I. ①蓝…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6488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301-6
定 价 66.50元

CONTENTS

目录

- 001 开往天堂的列车
007 轮回车厢的新工作
018 冥报是怎么编出来的
029 宇宙的流星舞会
038 真相
047 总编的竞争
058 宇宙里的马铃薯
070 列车上
080 天界诀别
083 唐真的新生活
090 惊人的征婚启事
095 把生命交给陌生人
111 奇异的约会
121 唐真的滑铁卢
150 绝境中的唐真
161 可怖的清醒梦
172 百变仙衣的夜晚
190 谁在拨弄梦的情节
205 活跃在朋友圈的疯子
283 最后的清歌

开往天堂的列车



程北北已死了，死的时候，老领导戴上老花镜历述她的生平，追悼会上只有几个老校友窃窃私语表示不解：这么年轻就得脑溢血，这个病跟干部选拔似的，越来越年轻化，我们也得小心，不能太玩命工作。余下的人散漫地站在殡仪馆前，他们心里没有她，希望老领导抓紧念完她的生平，早早三鞠躬，围着她的尸体绕一圈，早早回家，坐在电脑前看股票，看电影，或者找院内爱赌的人摆开龙门阵。他们的眼睛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绿色的，程北北死后才明白。

程北北的死亡已确证，生命之窗早已关闭，魂魄怅然离开空气浓稠的故里，最后的世界，槐花香芬，江山昏沉，在通往天堂的列车上，许多人潸然回首，有的凝眉苦笑，有的长长叹息，有的张臂狂笑，他们形迹诡异，两手空空。不管是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被赶羊一样赶往天堂列车。

这辆列车与陆地上的列车有所不同，尾部敞开，火车头部蓝色焰火探进白云深处。列车与地面形成三十五度角，在敞开的尾部，行将消失的人一无所有地爬进去。不能想象的虚拟，梦幻一样。

程北北在踏上列车的那刻就意味与人间死别，她不断回首，泪眼婆娑。现实残酷，不管生前多么轰轰烈烈，难逃死劫、同消共亡。她

必须走了，世界已将她抛弃。幽暗车厢深处，弥漫霉腐气味，地面倾斜，她不得不躬身上行，以适应怪异感觉。提包与喜爱的饰品在与死鬼们的碰撞中坠落，滑向倾斜出口。

在通道尽头，有鬼派发报纸，大声讲述报纸的重要性，仿佛没有它们就不能登上天堂列车。程北北对天堂列车上还有报纸，深感讶异，难道世人负累不够，死后还要不停学习，被教化，或被娱乐。程北北装成系鞋带躲过去，在昏暗角落随人流混入车厢。在密不透风的车厢深处，高的低的背脊比山压抑。说实话，程北北死亡的时点十分糟糕，人满为患，汗臭扑鼻。

灯火亮如白昼，程北北找到角落的座位坐下，在无限陌生的虚幻中，面前似仍有群山呼啸、绿水奔涌、羊群逶迤，似乎仍能看到亲人痴望的泪眼，曾经鲜活的事物，历历在目、清清楚楚。

陌生的声音传来，车厢台基上，站立穿白色长袍的男人，他面部表情严肃地领读：“向上向上，忘却忘却！在天堂永生的世界，我们忘却！”他要求车厢里的死人跟读，声音沉闷，如八百年铸造出的铁锈。程北北也绝望跟读，声音无力，孱弱无声。

对面的领诵者忽然发现程北北的记忆顽固坚实，牢不可破，如同不能风化的岩石，他的力量不可以洗刷她的记忆。他的手指继续奋力划动，企图以虚幻的幽蓝海水猛力冲刷她的记忆，任何发力也是徒劳，程北北仍然记得前尘旧事。

“人生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呢？”领诵者终于忍不住走到她面前，指着窗外渐远的世界——

的确，就算喜马拉雅山也只余白色小点。世界屋脊上，从没留过程北北的足迹。早年，程北北曾对父亲说，走的地方太少，要走遍全世界。可父亲说，一些农村的老人，至死没走出村子，他们的理想就是种出硕大无朋的庄稼，在乘凉的时候，讲讲子孙的壮志。程北北不是农村老太，蓝色理想壮大、膨胀、汹涌，她想成为纯蓝的蝴蝶自由飞翔……

三十多年前，街道没有现在宽阔，柏油路在夏日的曝晒下生出漆黑的油，妈妈的汗珠常落在她的脖颈上，她坐在自行车小椅上观赏妈妈又圆又大的帽子，帽子雪白透亮，如同《儿童画报》上戴圆帽子坐



神毯飞行的少数民族。程北北是专门研究过帽子的，以为新鲜得紧，可爱得紧，长大以后才明白：“戴高帽”不是好名词，那些爱给程北北“戴高帽”的人不同程度地修理过她，她的心在流血，却正经找不到伤害她的人……死后才明白是那些绿眼睛们暗中作祟。

小时候，油油的麦地就在厂区院墙外，她喜欢牵着小车捡麦穗，偶然大雨忽至，就要赶紧了躲在农家守地的塑料棚里，不相识的阿姨水蓝的眼睛分外亲切，她擦了苹果递到程北北手边，还有豁牙小男孩，抬头望向她，善意地笑，淳朴又可爱，程北北倒希望经常有雨，那么她就有理由亲近她们。

那时，程北北没有大宇宙概念，只认得微不足道的事物，方圆百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院内生长茂密的白杨林，土房遮覆的沙场，以及工农子弟兵们永远高大站立在厂区迎墙上的形象。她最快乐的事不是被允许买冰棒，不是穿了件花衣裳，也不是疯跑在露天电影的广场，而是骄傲地向小伙伴炫耀，看！妈妈给绣的荷花。妈妈怕她看着衣服上的补丁难看，专意用彩色丝线一针一线在补丁上绣了荷花。程北北看到小伙伴的眼睛变绿了，甚至，哥哥把盒子枪套挂在她肩上的时候，那些牛气哄哄的小男孩也会尖叫起来，假的，准是假的！不是假的！她反驳，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认认真真向一个自愿当靶子的小男孩脸上开了一枪，小木枪里的砸炮在小男孩耳边炸响，他禁不住惊吓，抱着吓傻的脸哇哇大哭着跑了，那一次程北北知道：男人其实也脆弱。

程北北对所有蓝色事物感兴趣，纯蓝的天空、纯蓝的海，在海的柔波里，一切均不重要，许多人与她一样，不远千里跑到威海、青岛、烟台的海边改善心情。他们的眼睛不管过去是蓝的或绿的都要被海水认真洗理。而她，天生的浪漫派，一定要在舱板上极目远望，大声歌唱，不管浪头多大，也要让自己的声音冲破封锁。那时衣袂翩翩，张着手臂，似乎全世界就她自己。人说山东人最是骨头硬，孔夫子圣人兮兮地被人供奉，曾倔强地周游列国。孙膑最是骨头硬，身体残废了仍然在马陵打败了庞涓。陈宫铁定了反曹，至死而不屈。山东北岸一次次被黄河淹没，古山东人仍然坐拥平川，不离不弃。而她纯正的土著人怎敢忘记他们的勇敢？她的眼睛是蓝色的，蓝得那么纯正。

七十年代，许多人披红戴花，敲锣打鼓，有人演讲，挥着胳膊，更有人伏在屋脊上寻衅滋事，孩子们天天疯跑，高喊又打架了，又打架了。那些绿眼睛们喜欢释放仇恨，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愤怒。程北北还看到一些人蓝色的眼泪，有人疯疯癫癫跑过大街也不知是被谁迫害的。

多少年后，大街小巷开始商业化，新兴产业拔地而起，楼价飞速升温。四四方方的旧城区却越来越古老，新造旧的翘檐翘楚楚地闪着金光。湖波迷人，船帆飘摇，程北北每每在周末观看白色浪花划开碧蓝的胸口。余木楼巍然耸立，黑的檐脊上燕子成群飞翔。抗日英雄就死在这楼上。

这一切已与程北北无关，辽阔的大平原存放不下她的身影。生的时候不着寸缕，死的时候无牵无挂。

逝者必然是钉在墙上的旧画，而逝者的眼睛宁静地望着儿孙：孩子们凄凄哭泣，蓝色眼泪虽令人欣慰，但孩子们七天后仍然会去上学，几个月后渐渐适应逝者不在。

人就是这么简单：前天你还耀武扬威坐在会议室高台上讲话，一场大病忽至就走上断头台，人们会在这坠落的人生里经历失去。

回忆凝结，领诵者若有所思的目光凝视程北北，他发现程北北就是那种顽固不化的人，似乎谁也没法改变她。她没有特殊样貌，普通得像一滴水，清秀，身材略显柔弱，眼睛不大不小，身材不胖不瘦，从哪个方向看，也看不出特别，甚至没有别的女人动人的身段，但不妨碍程北北骨头里的特殊性，刻骨的记忆。领诵者感到，这种奇葩死者只能直接送到天堂之路神使主神面前，如果她的记忆足够牢靠，当可见到他也不曾见过的最高主神。

列车之中，一个冒失的男人适时转移了领诵者目光。冒失男人试图站立起来，但火车显然不够高大，他弯着腰，小学生一样举起手，他问不知如何才能轮回复生。死人们紧张又兴奋，那正是他们希望的：世上的花儿败了能开，草野黄了又绿，为什么人类不可以永续轮回？

领诵者绷着嘴角，眼睛忽蓝忽黑，在考虑种种复杂的答案。

程北北没有耐心听到下文，讨厌压抑着的空间，以及将要迎来的



更为恶劣的心情，在机器似的诵读声里，必会疯掉，此地如同牢狱，压抑梦想。然而，作为死者，已经被死亡，如何再挣脱？

斜侧首一人，发现程北北表情异样，瞟她一眼，就拿《天堂冥报》高举过脸，《天堂冥报》整版报道《天堂调查报告》，当程北北看到“调查报告”四字，立时愤然，生的时候天天公文，死后还需再读，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不停成为机器……

后来，领诵者点了几个人，要求去轮回车厢，言称轮回车厢在最前方，要求学员路过各时点车厢的时候切切不可停留。名单中居然也开列了程北北的名字。

死者们开始骚动，有人抗议，为什么只有点名的人才能去，为什么在死后也不能得到公平待遇。有人向领诵者挥舞胳膊，发出怒吼声，甚至有人从座位上起来，冲向领诵者。但领诵者手指一点，他们就被安静下来，领诵者的领诵声，压制了冲动。而被点名的人，虽不明白轮回车厢是做什么的，更不晓得，为什么只有他们才能特殊。但他们听到“轮回”二字，多少有些兴奋。他们穿越过车厢，听到死人们大声诵读《遗忘经》。蓝色海水蜂拥而来，但程北北固执得像木头的心，还是无法忘却一些人、一些事。

——程北北似乎看到家人立在楼窗前，眺望她的世界。看到父母突然两眼乌黑，世上没有明天。似乎看到漫过夜色飘来的恐怖，缺少童话的世界，让亲人倍感荒凉。

当程北北陷入沉思的时候，突然被人狠狠撞击。记忆断绝，风筝一样，不知所踪，这时传来天堂诵读声……

“我们要遗忘！在永生的世界，我们完美，我们拥有，我们富藏！”
《遗忘经》不断在耳侧响彻，听得程北北毛骨悚然……

倏忽间，上行者在三年前秋天的车厢奔行，车厢深处，一张木然熟悉的面孔出现程北北的视线。死者显然没有发现程北北，《遗忘经》读得太多，眼里没有光泽。程北北记得他是唯一一个从办公楼七楼顶上摔下来的许林，当时大小官员被震惊。他的脖子实实在在断掉，坚硬的水泥路面溅洒大片殷红的血，他的死因无法确证。三年后科室的人不敢走进他的房间。他生前生性木讷、不善言谈，什么活计都做，

拖地、洒扫庭除、往来信函、上下咨询、会议通知——唯一程北北不了解的是：他为什么从没交上女朋友，为什么没有得到适当提拔。程北北隐隐感到，消逝的许林一定被什么长久压抑，心中难免生出兔死狐悲之叹。其实，同样足够可怜的沦落在另外世界……

“快走——”郭连刚强拉程北北上行，他就是喜欢看《天堂冥报》的人。程北北搞不懂他热心的来由。他身材魁伟，脸色铁青，眼小如绿豆，程北北及时注意到他眼睛的色彩，一只蓝色一只绿色。程北北惧怕绿色光芒，没有人比她清楚，与两种眼色的男人共处将是多么危险的事情。程北北对眼色的敏感与生俱来。

郭连刚催促：“还不快些走，轮回车厢在最前面，你的速度什么时候走到？慢天牛！”他阴阴甩了句。

“我们是不是要穿越唐朝、原始社会，穿越到宇宙尽头，才能抵达轮回车厢？”程北北好奇地追问。

“管它呢！走吧！”郭连刚焦急地说，“到了那里，我们或许就有轮回的资格，懂不懂？！”

蓝色海水汹涌扑来，程北北轻盈分开巨浪，郭连刚用力分开巨浪，往前冲的越来越长的队伍成员奋力分开巨浪。浪头越来越大，能量弱小的鬼们无法阻挡大浪的洗礼，不知于何时就会被卷落不知名的时点车厢殒命无踪。

气浪森冷，程北北经常寒战不禁，她有些怨愤，在人间受苦不够，还要到天堂受苦。诧异想着的时候，继续被郭连刚拉扯前行，倒是越走越快。

他们走过一节一节车厢的时候，有时会眼见死人突然化掉，死人是在渐渐淡忘中化作白烟，抵达天国。她见此情景不寒而栗，生怕自己也会成为一片白烟，也被消逝……

每节车厢的领诵者一个表情，任务就是清除记忆，漂白人们前世思想。领诵者的声音似咒语，与老和尚念经没有区别……程北北耳朵麻木，心情烦乱，似乎看到下界开不完的会，一轮一轮的活动，重复又重复，她一边走一边扔，包括蓝色海水，直到她看到若有若无的光亮……



轮回车厢的新工作



不知何时，与程北北们一并行走的鬼大多瞬间消失，每见此景，鬼魂就吓得不言不语，害怕至极。有些消失的鬼，曾同行且熟识，经历漫长旅程，彼此已熟知前世故事，眼见他们说话亲切，熟人一样，又会眼见他们被袭来的失忆浪突然打来，瞬间消亡……穿越者抵达轮回车厢门口的时候，只有9个具形的鬼魂还算清醒地活下来，他们或者庆幸或者哀怨。

与许多新人一样，作为鬼的程北北，首次看到传说中的轮回车厢，在列车尽头，门楣上映射出“轮回车厢”四个烫金的行楷，她此前看到隐隐的光亮就是这4个字发出来的。当鬼们正式抵达此地，全部惊呼起来，这意味着，失忆浪不会让他们瞬间消失，暂时可以保全性命。他们终于抵达老营——终点站。

风从四面八方而来，卷动神秘帘幕，雪色大门紧闭。当它忽然开启，即显露出里面宽敞豪华的写字间，装裱华贵的四壁，猩红色的地毯。工作间含主神室、总编室、编辑部、印刷室、档案阅览室，其间还有几间未标名号的办公室，两两相对。中间是巨大的会客厅，最后正中是高大华贵的座椅，座椅两旁被盆景们围拢着，映出昂扬的绿意，两排是长沙发，沙发后又是花卉的世界。更深处是餐厅与休闲茶座，其

间有各色盆景作为装点。地板雪白炫目，宜于成为歌舞场。再往后穿越两条隔绝的过道，能看到截然分开的住宿区：男子宿舍与女子宿舍。

一个身材高大的长相威仪又英俊逼人的男人从会客厅正中华贵的靠背椅上立起身，他头上顶着国王才有的冠冕，披着华贵的金黄色外氅，身穿舞台演出人员爱穿的神秘古式服装，袖口嵌着云朵，他的衣着华贵特异，使所有进来的鬼们肃然起敬。他的长相，无可挑剔，具备天神应有的帅气外观，他深不可测的眼神掠过哪个女鬼，哪个女鬼均会不禁心动，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她们心中清楚，神鬼殊途，岂能攀附。在他周围站立三位穿着红、黄、蓝三色长袍的神使，他们的发型如烫过样，卷曲有形，他们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眼睛炯炯有神。红衣神使向大家介绍，头顶冠冕的男子就是天堂列车的唯一主神，又是天师、主诵神使，故大家可以称他为诵读师。

诵读师逐一阅过来者，当他望到程北北的时候，发现她手中缺少一张《天堂冥报》。他挑挑眉毛，好奇地问：“你的报呢？”

程北北没想到主神一上来就发现了她没拿报纸，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

诵读师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领报？”

程北北好奇地问：“主神，难道我非得领它不可么？”

诵读师瞬间收敛好奇，陷入显而易见的沉思。目光不再停留向她，转身对众人说：“你们几个人的任务是编写《天堂冥报》。至于程北北，由于她从没领过《天堂冥报》所以取消她的编报资格，只能做杂工，在图书阅览室分类检索资料，整理人类死亡档案，由其他编辑汇总原因，写出翔实的死亡调查报告，编排印发报纸，程北北不得提职为编辑、总编……”

程北北立刻愕然，那份报纸居然那么重要，还能区别身份！这是什么破烂身份啊！为什么与别人同行，最后待遇竟然天壤之别，只因为一份区区破烂报纸？但她一想到漫长的牢狱般的生活才刚开始，心中便潜藏巨大的不快，程北北忙问：“我回去再拿那份报纸好么……”

诵读师微笑说：“恐怕不行！人生只有一次机会，你有没有计算过起点到终点的路程？”



程北北这才注意这个问题，当她来到轮回车厢的时候，其实，距离起点已经十万八千里。当程北北走第一个十万八千里，去拿那份报纸的时候，也许又过十年；当再走第二个十万八千里回来的时候，可能又过十年，用二十年的时间换一个高不高、低不低的位职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她同时也对白色的失忆浪有些许恐惧感。

诵读师显然看出她的不快，生冷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不满。但这是我们天堂列车铁的规矩，不会为你一人而改变。由于你不喜阅读，不受教化，必然要接受必然的待遇！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程北北尽管感到明显的不公，还被无端扣上一个不爱读书的帽子，但还是忍住不快，面无表情地说：“那好，你愿意安排给我什么就什么好了。”她尽管心怀不满，但自认为还算幸运地抵达轮回车厢，不曾被洗刷记忆，不曾在时点车厢化为虚无，最少是无数亿中最罕见的例外之一。这正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的命运固然不到最好，也总不至太差……

诵读师最后扫视一眼众人，让他们去编辑部、宿处熟悉环境，并让蓝、红、黄衣神使介绍轮回车厢总报编辑部的规定、工作要点以及作息时间，然后他缓缓走进主神室，轻轻关上房门。

只有程北北一动未动，略怀伤感地立在会客厅正中四处观看……

诵读师在主神室默默思索一会儿，摇指对面墙上的画屏，屏幕上出现时点车厢领诵者身影。领诵者因自诵读师接任以来再没被召见过，突然看到诵读师的形象，吓了一跳，整理下衣服，惴惴不安地问：“主神，您有什么事情？”

诵读师拿出程北北的照片贴到镜头前问：“她是谁，为什么没有报纸也能过来？她的记忆为什么没有被清除干净？”

领诵者慌忙回复：“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已经尽力了！但独独在她身上不能成功。我也没有办法，就让她穿越上行，以为半道上的她记忆一定会被失忆浪扫荡干净，而顺利进入天国，根本不可能抵达轮回圣地，谁知，她竟然可以到您那儿……”

诵读师听完他的叙述，迅速地回应：“好了，知道了。”他猛然

关闭电钮……

休息一夜的新人，迎来新鲜的一天。编辑部工作的人员，在新的工作环境诱引下，惊喜得高声喧哗，嘈杂中带着快乐情绪，被封为编辑的文人原形毕露，有的跷起二郎腿，有的悠闲地喝闲茶，有时还说点小笑话，有时又催促神使们打开音乐匣子倾听美妙乐音。与旁室的喧闹情景正相反，阅读室内静悄悄，只有程北北独自抱着死亡资料埋头阅读。阅读是一种非常繁重的工作，一摞一摞的资料需要精细分类与分析。程北北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死因，一一记录，分好类别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由此，她不算孤独。没人催促程北北抓紧干活，编辑们需要暂时无为地游戏。事实上，一堆头领仅率领一个兵，这个兵卒子很安静地做自己的工作。

天堂晚宴开始的时候，编辑们早早坐在豪华的餐桌前，桌上刀叉齐全、菜肴丰盛可口，他们飞舞刀叉，边吃、边聊、边谈笑，而程北北则被安排在偏僻角落，简陋的、单独的桌椅处，她的饭菜并不丰盛，比杂工的伙食好不了多少，有几个扫地女工坐在她旁边的小桌上很认真地端详她，偶尔窃窃私语。

程北北好奇地问她们：“你们怎么没当上编辑，也没拿那个破烂的象征编报身份的报纸么？”她侧头问话的样子像无知美少女。

由于某种奇特的崇敬，女工们非常关注她，笑着说：“哪儿，我们犯了编辑部的戒规，被贬成杂工。没报的，是不可能到这儿的。”

程北北笑着说：“我就没报，我就来了。”

老年女工阿来婆惊讶地说：“我在这儿住了很久，真没听说过谁没拿着报，也能到这儿来。活着进来的一个没有，死着进来的没有一个！”另两个女工哄笑起来。

程北北边往嘴里塞饭菜，作狼吞虎咽状，边笑着说：“不拿报就不能活了？”

老女工皱纹满布的脸上透出神秘气息：“你猜吧……基本死悄悄，灵魂无有住处。但你居然可以没事儿，要么你是神，要么你是怪！”阿来婆突然点着她亮光涌现的额头大笑。

010



蓝眼睛
绿眼睛

LAN YAN JING
LV YAN JING

程北北抿嘴笑道：“哦，我知道了，那我一定是妖，九尾神狐……”

女工们都笑起来，笑声惊动了四邻。

诵读师缓缓从主神室走出，他瞟了一眼在笑声中的程北北，径直向他的专有宝座走过去。女工们吓得不敢说话，专心吃饭。诵读师的专有宝座在餐厅的正中，金色的座椅，华贵又醒目。他的桌上摆满各种饮料，只是饮料们没有名片、没有商标，无人知晓来路。诵读师每一样品尝一口，似乎就是吃饭。程北北对那些大大小小的饮料，抱有很好奇，她想，等诵读师不注意的时候，一定偷偷看看，那是什么怪东西。难不成，神仙都得喝风、吃露，不食人间烟火？不杀生？

在餐厅的另一边，郭连刚暗暗盯着程北北，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格外清秀而有所心动，而是因为某种直觉——在他的眼里，有用的是好的。他见程北北基本扫荡干净残渣剩饭，就微笑凑过去说：“哎呀，这种菜也能吃？我服了你了……以后，上我那桌上吃去……”

程北北见是他，多少有些感激，毕竟上行之际，偶尔也是他强拉着她才能来到轮回圣地，不被消失。程北北笑复：“不去你那儿，去了，还不是要让诵读师把我提到角落，在他的脑子里，我就该被另类。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找这个麻烦了。”

诵读师的耳朵异常灵便，他的名字一被人说出来，眼神就穿越过去，他幽深的眼睛远远凝视程北北。程北北抬眼时冷不防望到他专注审视着的眼神，吓了一跳，不得不把后话咽下，她眨动着光彩夺目的眼睛，暗自观察他，多少觉得诵读师出奇的神秘与冷静，不容改变，禁不住地崇敬与害怕，他眼神幽深，又有些神的魅惑，又会偶然吸引她生动起无边的幻想。诵读师见到她的局促，很快又把目光落在一瓶饮料上。程北北才如释重负，抚抚蹦跳的胸口，阿弥陀佛。

郭连刚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满脑子乱七八糟的工作经验以及世佻的东西。在程北北与诵读师目光接触的刹那，他浑然不觉，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地说：“北北啊，你能不干就不干，干多了，那多受累，我们上天堂不是来玩儿命的。悠着点儿，多活两天儿。我从窗口看到

你还挺认真地分拣档案，你那认真劲儿真像在人间的工作人员。”程北北无可奈何地说：“你说那能怎么办，诵读师就安排我干这样的工作。”郭连刚嘻嘻笑着说：“干工作要抓重点，主神安排你，一定得干。但那些编辑部的人要安排你，你少干！干多了，你也没名，也没利，也累着自己。像我这样对你好的人向你要资料，就要多提供一些，像那些不理睬你的人，就让他们自己找资料去，是不是……”程北北这才找到郭连刚这一堆话的重点。她当天其实查到郭连刚的死亡档案，档案中说，他五十出头死于一场突发性心脏病，典型的酒徒，在机关工作，当到副县级。他当时死亡的时候，还被下面的人讽刺是午间饮酒过量，如果没死，也得得个违纪处分。由于她已经了解此人的特点，知道他满脑子都是提拔、提拔，与她熟悉的那些机关干部没什么两样，可以很轻松地与他对话，她戏谑地眨着眼笑说：“哈哈……要是哪天，他们都对我好怎么办？”郭连刚瞪眼说：“靠，都对你好！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是不是。我帮过你，救过你命，一路上，是不是？他们算什么！论交情，我最好！”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大，有些人开始侧目而视。郭连刚连忙压低嗓，端着盘子满面堆笑地走开说：“记着，下次吃饭，上我的桌边去。”

程北北送走郭连刚，吃完主食开始吃点水果，这时，她听到两个女人窃窃私语。高瘦、穿着时尚的中年女子说：“我问过神使了，凡能当到总编的，轮回下界的时候，要么是有钱的大财主，要么是有权的大官。但是当普通编辑，轮回下界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角色，有的激怒了主神，还可能变成一条狗。”另一个长得娇小可爱的女子吓了一跳说：“狗啊，那还不如不下界，还不如变成空气好呢！好恐怖啊好恐怖！”她转念一想，好奇地怀疑：“难不成全天下的狗都是激怒主神变出来的？”旁边一个三十来岁年纪、着装有派的男子听了女孩最后一句，忍不住笑话她们，说她们胸大无脑，越说越离谱，说来的都是精英，怎么可能激怒主神的呢。如果天下的狗是激怒主神变成的，那么，天下狗那么多，主神不得一天24个小时被气个半死！说完还做出一个狗的动作，外加一声“汪汪”，嘲笑她俩。两个私语的女人，立时明白自己的可笑，尴尬地笑笑，红着脸不再言语。



程北北知道这个说话的男人名叫冯浩然，冯浩然是某公司的年轻的总经理，他三十刚出头，正干得春风得意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总体上历史清白，没有太多世故的东西，但很有经商头脑。

当他们回去工作的时候，程北北也回到自己的档案阅读室。房间大而空旷，白墙下是一排排的推拉式档案橱。程北北工作桌就埋在档案橱们的中间，活动范围并不太大，多半像半封闭的监狱。每天早上会有一个神使为她抱来上百个典型档案。有一名女工专门负责为档案阅读室打扫卫生，这个女工名叫阿香。阿香笑起来很甜，有着无可挑剔的精致五官，身材玲珑可爱。程北北对于可爱的小女生也能贬成女工很是奇怪，但又不好问她原因。由于她肯定也属于有“前科”历史的人，程北北对她还是抱有适度的警惕。由于死亡档案仅是记录人的死亡原因，并未记录天堂列车上鬼们的违纪原因，所以，程北北不能知道她在轮回车厢的故事。

当天下午，诵读师在程北北专心阅读的时候突然来到她身后，当然，由于程北北过于专心而没能发现他的到来。恰恰此时，她正陷于某个人的有趣儿的前世，忍不住咯咯笑出声。诵读师就在这个时候发话，他沉闷的声音悠悠传到她的耳边：“你以为，这份工作是让你看小说？”

当清脆的磁性的男声如晴天霹雳般在耳边炸响，程北北立时愕然，吓得慌忙立起身，她不敢正眼看诵读师，她毕竟是笑出声来的，果然是看小说的感觉……她怯懦地辩解说：“阅读档案，就要……深入细节，深入细节……就会被感染……”

诵读师过于英挺的脸，棱角分明，明亮的灯光下，闪闪发亮的眼神也与脸形一样个性又锋利，有着明晰洞彻的光芒，他冷着脸说：“但我让你在这儿工作，不是让你被感染的，是让你分类档案并分析原因的，得把档案按照类别放置在不同类型的文件夹里，放置在不同的档案橱内，供三千年时，由天堂‘阎风苑’编制人类发展史，这些分类资料，是由天使驱动天车定时送往‘阎风苑’，这些资料作为资料长编的原始资料存储，也是让天堂列车的编辑编报用的，他们编的报纸用来教化人民，净化心灵，提升全人类的先天素养。别看魂魄们仙化了，那